

歷史選書 6

墨索里尼的帝國

法西斯主義的興亡

MUSSOLINI'S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scist Vision

愛德溫·何伊特●著 李宛蓉●譯 導讀●蔡英文



歷史選書 6

墨索里尼的帝國

法西斯主義的興亡

MUSSOLINI'S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scist vision

著◎愛德溫·何伊特(Edwin P. Hoyt)

譯◎李宛蓉

035937



Mussolini's Empire

copyright © 1994 by Edwin P. Hoy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4 by 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iels Associates, New York

Copyright licensed by

CRIBB-WANG-CHEN, INC./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歷史選書 6

墨索里尼的帝國：法西斯主義的興亡

Mussolini's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scist Vision

● 著者.....愛德溫·何伊特 (Edwin P. Hoyt)

● 譯者.....李宛蓉

● 編輯委員.....詹宏志 盧建榮 陳雨航 吳莉君

● 責任編輯.....黃暉勝

● 發行人.....蘇拾平

● 出版.....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 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 82 號 6 樓之 5

■ 電話：396-5698 傳真：341-0054

● 郵撥帳號.....1600884-9 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369 號

● 初版一刷 1995 (民 84) 年 12 月 1 日

ISBN：957-708-354-4

售價：340 元

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導讀

墨索里尼與法西斯主義

蔡英文

愛德溫·何伊特的《墨索里尼的帝國》，以詳實且帶心理洞察力的敘述，描繪了這位二十世紀曾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一生的經歷：他的性格、遭遇、思想與行動。作者一方面剖析墨索里尼的個性、政治人格，另一方面，解釋墨索里尼一手締造的「法西斯主義」政權及其理念，在作者敘述的脈絡中，這兩個層面相互交錯、統合連貫。

傳記作家的職責在於：敘述、描繪一位歷史人物的經歷，探測他在種種具體處境形勢中的言行意向，判斷其言行的意義，剖析其性格，據此塑造一般史學家所稱的「敘述性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回答他所描繪之歷史人物「是甚麼人」、「是誰」的問題。這問題也正是何伊特的《墨索里尼的帝國》所要剖析、解釋與呈現的中心議題。

墨索里尼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三年支配義大利的整個政治局勢，也與德國「納粹主義」的希特勒聯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像這樣的歷史人物，無庸置疑的，是一位具有無比政治行動力的人。傳記作家必須透過具體事例的描述，去說明他的政治行動，以及塑造在時間進行的脈絡中，他種種的具體言行之施為所表露的人格特質。

在何伊特的描述中，墨索里尼秉賦旺盛之原始生命力，表現於他只求耗費之情慾、獨佔性的權力慾、頑強的意志力，以及憑本能直觀對待世界的態度。這旺盛之原始生命力，普遍來看，是顛覆破壞，或革命性之政治人格的特質，但這種人格之特質必須有一種與之相涵容的信念，方能呈現政治實踐的動力。

雖然「出人頭地」及「政治野心」，在何伊特認為，是墨索里尼政治實踐之動力，但從他早年信奉的「社會主義」、「工團主義」(syndicalism)的教條來看，墨索里尼之政治信念，在某種程度上，乃受到索列爾(Georges Sorel, 一八四七—一九二二)的「生命奮進」與「暴力鬥爭之淨化與解放」學說的影響。墨索里尼終其一生信奉鬥爭與暴力乃是解決政治社會問題的根本。在實際的行動過程中，有些時候必須跟政治敵對的陣營相妥協，但妥協只是策略運用，行動之最終目的在於鬥垮政敵，顛覆既定之政治社會體制，重建一新的社會與政治秩序。崇尚暴力與鬥爭，墨索里尼徹底否定自由民主的法治程序與秩序，認為議會的言辯、協商的政治作為，對於改造政治社會的現象，起不了任何作用，更根本來說，議會民主無法體現政治的暴力與鬥爭的現實。

墨索里尼在一九一九年發動「法西斯主義」運動時，建立一支由他私人指使的所謂「黑衫青年軍團」(Squadisti)，透過黑手黨式的暴力作風，威脅、迫害與殘殺「反法西斯」的政敵，也運用這些暴力控制義大利原先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所支配的地方勢力，繼而操縱義大利北部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在一九二二年十月策動的「進軍羅馬」事件，墨索里尼糾結各地區之「黑衫青年軍團」為先鋒部隊，要脅與勒索國君與政府，而「合法化地」取得首相權位。一九二四年十月，以這批黑衫青年軍謀殺國會的社會主義政黨議員——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ti)，消滅國會之反對勢力。「黑衫青年軍團的暴力行徑，」當時這軍團的一位頭目這樣說：「其終極的目標在於合法化法西斯之非法行動，……以非常時期之法律辯護法西斯重建義大利之偉大革命。」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建立的一黨獨裁的法西斯政權是在「黑衫青年軍團」之推促下完成的，法西斯政府的行政要員大部分也是出自於這個軍團。

墨索里尼的政治是以鬥爭及暴力為本，當然，光憑暴力手段無法成就政治事業。根據何伊特的描述，墨索里尼在政變奪權的過程中，也表現出他能隨機應變，政治手腕機敏。

剛創立法西斯政黨(Fasci di Combattimento)及發動「法西斯主義運動」之初，墨索里尼認識到一剛崛起的弱勢政黨，若要維繫其生存，必須凝聚黨內之共同意志，並不為其他政黨所利用與併吞，而且要能善加利用政黨宗旨相同之其他政黨(如「工團主義」或「民族主義」之黨派)的實力；在一九一九年四月當社會主義政黨在米蘭的勞工領袖發動全面罷工，以及一九二〇年勞工侵佔工廠

事件，強烈遭「反革命」所反制，墨索里尼看出義大利政府的軟弱，以及社會主義之左派勢力因激起國內的恐慌而失勢，他遂靠攏保守且宣揚民族與愛國主義的右派陣營。在表面上，墨索里尼聲言跟梵諦岡與君主政體締造和解，宣揚「反社會主義經濟的〔自由經濟〕(laissez-faire)理念」，並信誓旦旦強調法西斯的工團主義不會損害勞工權益，做此表面和解的同時，墨索里尼一方面暗中操縱「黑衫青年軍團」的暴力以削弱社會與共產主義在農村的「農業聯盟」勢力，也在各城市發動所謂「合法罷工」（如一九二二年春天所策動的），以製造人民對於政府行政無能的反感、敵意，繼而合法化法西斯政黨的暴力行徑；當然，墨索里尼善於利用大眾媒體造勢，以及利用誇張雄辯之演說來鼓動民衆。在此策略運用下，一個弱勢的政治團體不到數年時間即形成一聲勢浩大的政黨。

墨索里尼的政治謀略與手腕也表現在處理一九二四年六月的領導權危機，這危機起因於國會中社會主義政黨議員馬泰奧蒂因反對墨索里尼而遭「黑衫青年軍團」謀殺，此事件使墨索里尼遭致國內輿論的攻訐，也受到法西斯黨內以「黑衫青年軍團」為主幹之激進分子的壓力。在領導權發生危機之下，墨索里尼表面聲言恢復一九二三年以前的選舉法，並作勢辭掉首相一職，但一方面卻也順應黨內激進分子的要求，進行體制的改造，建立一人一黨獨裁的統治。在一九二五年建立法西斯主義的獨裁政體，隨後，墨索里尼恩威並施，或以政治之頭銜綏靖，或用高壓之手段排除「黑衫青年軍團」內部的激進分子。

墨索里尼做為義大利的政治領袖，洞悉他治下人民的性格：散漫而不喜紀律的約束、情緒化、

愛表演、不擅長合作共事、易受鼓動。或許對於他所統治之國民性格有這般的理解，墨索里尼終其一生相信他的國家不適合施行民主制；或許也因如此，墨索里尼在其國民之前盡其能事的誇張雄辯，以煽動他們，向他們表示自己秉具政治強人的領導作風。

何伊特在剖析、描述墨索里尼的政治人格特質時，透過跟希特勒的對比，以顯示墨索里尼的弱點。顯而易見，墨索里尼在軍事領導的表現上不及希特勒冷靜、工於計算和果斷；在用人方面，墨索里尼也不及希特勒能信賴自己的親信，因此造成墨索里尼事必躬親的治事態度，這顯示墨索里尼對於自己的領導權不及希特勒自信，他常懷疑自己的親信是否聽命於他。最後，何伊特把法西斯政權的失敗歸結於墨索里尼軍事的失敗，這起因於墨索里尼一方面了解他所統治的國民厭戰，也經不起長期的戰爭，另一方面他懷抱義大利民族對世界霸權的夢想，困於這兩方面考慮的猶豫，墨索里尼無法在這處境之中下明快的判斷，而終究被希特勒所牽引，走向世界大戰的途徑。戰爭的節節挫敗（特別是北非戰役），導致他一手締造的法西斯獨裁政權崩潰瓦解，一九四三年之後，他完全成為希特勒納粹政權的傀儡。最後，逃避不了義大利憤怒人民的追捕，慘遭橫死。

墨索里尼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創建了法西斯獨裁政權，成為歷史上「法西斯主義」的典型。這個體制有時被稱為「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其政體的基本性格是甚麼？以及有甚麼特殊的歷史條件讓它崛起？《墨索里尼的帝國》雖然描述的重心在於墨索里尼的經

歷，對「法西斯主義」的理念及體制也有所著墨，當然，在這方面，他不是寫歷史論文。

「法西斯主義」的運動與政權是墨索里尼主導與建立的，他能夠於一九二五年完成「法西斯主義」之事業，在某種程度上，是義大利戰後層出不窮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危機所孕育出的有利條件。戰後全歐洲普遍的經濟蕭條、龐大的失業人口、社會階級的對立所造成的政治和社會的動蕩不安，是一重要因素。但若以義大利觀之，造成法西斯主義運動與政權崛起的重要歷史條件在於：義大利自一八六一年建立統一之民族國家所實施的立憲民主制，一方面體質脆弱，另一方面無法有效解決戰後經濟與社會的問題，導致人民普遍不信任立憲民主制的有效性與合法性，此憲政之危機類似德國的威瑪共和。

義大利走向立憲民主制，是在一八六一年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之後，本身缺乏民主制的傳統，造成其落實立憲民主制的先天限制。首先，義大利南北經濟生活條件的差距，以及地方方言與區域認同所形成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阻礙了民族之同質文化與公民政治情操的培育，而這兩者均是有效施行立憲民主制所需要的重要條件。義大利民族國家之締造者，如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與加富爾(Cavour)，嘗試以 Risorgimento (所謂「文化之義大利的復甦」) 的理念與民族主義之現實的政治外交，給予義大利的立憲民主制有一堅實的文化與政治之基礎，可是未能跨越理念和現實之間的鴻溝。這使得立憲民主制的實施一開始便帶有「菁英政治」與「權威主義」的色彩。

在二十世紀初，國家教育所形塑之民族文化為中產階級所代表，但這種屬於上層菁英之文化沒有能力整合城市和鄉村間廣大的工農大眾。這種無法發展出一共同之民族文化為背景基礎的民主制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如通貨膨脹與大量失業人口——的衝激，很容易走向政治社會「零碎化」與混亂失序的情況。義大利戰後之經濟問題引發各方輿論對現行政體制的攻訐，如行政效率之不彰、政治領導之無力，以及政府之菁英主義和威權作風等等。當政府無法具體解決經濟問題以緩和輿論抨擊時，政治批判之言論便產生偏激化傾向，造成各種「政治陣線」之緊張對立、衝突。譬如，自由黨內分裂成進步與保守兩陣營，社會主義政黨則分裂成改良派與激進革命派，不但如此，在法西斯主義崛起之初，社會主義之革命陣線、反布爾什維克的「反革命陣線」、「國家干涉主義」、「自由放任主義」、「無政府主義」、「未來主義」各種意識形態林立並起，相互攻訐。

在這種因國家內部社會階級與政治意識形態之對立而造成的混亂失序中，義大利形成偏激的「民族主義」與強大「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羣衆運動，法西斯主義從民族主義與反智之思潮吸收其政治理念和實踐的資源。

義大利之經濟發展相對落後於英法的「先進國家」，經濟發展相對落後之地區本身就易激起「仇外」之偏狹、具侵犯性的民族主義情緒，義大利這潛在的民族情緒，在戰後，因阜姆(Fiume)地區歸屬義大利的問題，以及義大利人民認為自己沒有像英法國家所享有的戰勝國之外交地位，民族自尊心嚴重受傷，這受挫的民族情緒孕育出反英法之資本主義的「民粹主義」，以及強調「戰爭之榮耀」

的好戰作風與帝國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之偏激化發展跟當時形成的「反智」之羣衆運動相涵容，此「反智」之風潮否定理性主義的自由思想，也排斥科學式的馬克思主義，反之，信奉生命、激情與暴力之解放與淨化，拋棄理性之言辯、說服，以及任何政治道德的原則。

戰後義大利的經濟、社會、政治與思想之處境形勢替「法西斯主義」崛起提供有利的條件。支持「法西斯主義」運動與政權的力量來自義大利北方的中產階級。在整個社會不斷產生危機，以及感受社會與共產主義之激進革命的威脅，中產階級要求「法律與秩序」的重建，而墨索里尼的宣傳與實際的強硬作風正符合中產階級的要求。

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五年建立的「法西斯主義」政權帶給義大利人民「法律與秩序」，但此秩序不是經由體制之法治所形成的，而是由一人一黨之獨裁，透過各種法令（如一九二六年確立的勞工關係之司法管轄的「羅柯法令」(Rocco Law)與一九二七年的「勞工憲章」(The Charter of Labourer))所整飭的，這政權一一剷除國內的政治反對勢力與政黨，廢除獨立的工會、限制出版與教育之自由、施行出版檢查制，以及消滅具潛在危害國家安全的所有社會組織。

此政體的獨裁表現於它所倡導的「組合國家」(the Corporate State)的理念，強調：爲了克服階級鬥爭與意識形態之對立造成的民族決裂，政治領袖必須建立起一緊密團結的社會共同體，消除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無窮的對抗，使民族國家賴以存在的社會和國家能結合一致，「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及其政府乃是代表民族整體的利益，它所掌控的國家機關體現最高之民族權威。在此國家理念

中，民族主義被當作統國內分立決裂之各種勢力的工具，法西斯主義也是一極端之民族主義的政權。

墨索里尼之法西斯政權，若跟希特勒與史達林的「極權主義」政權相比，缺乏「種族主義」、「反猶太人主義」，以及「無階級社會」的全面性之政治意識形態，來做為政黨統治之指導方針。跟「極權主義」政權一樣，「法西斯」政權掌控一切社會經濟的資源、壟斷政治權力、製造領袖之個人崇拜、信仰暴力、窮兵黷武、政治宣傳與軍事儀式之煽動民衆，但由於缺乏全面式的意識形態，法西斯政權的政治迫害僅限於不顧及法律程序而剷除其政治之反對勢力，不像「極權主義」政權利用意識形態區分與挑選政治社會的敵人，如「應被消滅之低劣種族」，或「註定在歷史中消失的階級」，而施行全面、集體之恐怖統治，即使是這政權之順民也難脫它的政治迫害。

何伊特的《墨索里尼的帝國》在論斷墨索里尼之歷史功過，希望擺脫英美自由主義的價值判斷，能做公允的評論，因此在文本的敘述脈絡中，可看出作者替墨索里尼辯護之言論。不偏不倚、公允論斷一位歷史人物之功過本是不易之事，對於國內讀者而言，「法西斯主義」之政治理念與政權特質，應該是不陌生的，牽涉法西斯主義的種種政治現象，是否帶給人民福祉，讀者自有公斷。

蔡英文，東海大學歷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譯有《帝國主義》、《極權主義》等書。

自序

這本書講的是二十世紀一位極有權力，並令世人深感興趣的人物——墨索里尼(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一生的故事。出身義大利工農的墨索里尼生性激進、風流，不但是個政治家、獨裁者，而且堪稱政治哲學家，他對本世紀的影響甚為深遠；而他所獨創的極權政治制度則將義大利從貧困、蕭條中解救出來，一躍登上世界領袖的地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是希特勒(Adolf Hitler)和西班牙佛朗哥將軍(General Francisco Franco)的榜樣。希特勒終其一生都很欽佩墨索里尼，即使是墨索里尼犯下至為嚴重的錯誤，使義大利陷入一場人民既不願意也無能力去打的戰爭，希特勒仍不改他對墨索里尼的推崇。如果說法西斯主義在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四〇年代期間，深受西方民主國家嫌惡與恐懼的話，那麼有一點不能不注意，在一九二〇年代其實有許多人前往義大利晉見墨索里尼，表達他們的崇敬之意，其中之一正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邱吉爾曾經說，假如他是生在那個年代的義大利人，必然也會成為法西斯分子。甚至印度聖雄甘地也

稱墨索里尼爲「歷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

墨索里尼從投身政治之初，就顯露出手段殘酷、只求目的達成的作風。一開始，他是個反抗社會的叛亂分子，內心對有錢有勢的人深痛惡絕。他加入社會主義運動，在組織裏地位日益升高，然而他接著又以義大利民族主義者的姿態揚棄社會主義，因爲當時社會黨分子反對義大利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墨索里尼的看法是，義大利惟有藉著參戰和協助西方盟國贏得戰爭，才能夠崛起而成爲強權國；他組成自己的政黨，以國家社會主義爲宗旨，希望透過社會主義創造義大利的財富。墨索里尼本人從不追求財富，權力才是他的信仰，一旦大權在握之後，他所犯下最大的罪惡便是濫用權力、創造出一個獨裁政權，全義大利四千萬百姓全都爲他一人所宰制。不過，儘管墨索里尼的父親是無神論者，他自己偶爾卻表現得相當堅持宗教信仰，而且爲了義大利人民的福祉，更一手促成了政府與多年來嫌隙極深的羅馬教廷修好。在義大利的代議政府瓦解後，一場不流血政變隨之發生，墨索里尼在這場政變中奪得政權，然而在他執政的二十一年間，一直都遵守義大利憲法所載明的權限，他所擁有的龐大權力都是國王所賦予並署名支持的，墨索里尼並每週向國王報告施政情況。

墨索里尼開始參政時，原本對義大利在一次大戰時的法國與英國盟邦懷抱著無比的敬意，然而英法卻辜負了義大利的熱情，不但貪婪的染指瓜分歐洲和非洲，而且在凡爾賽條約中對戰敗的德國趕盡殺絕，墨索里尼對英法的崇拜因而幻滅，並且與兩國距離越拉越遠。當初西方民主國家允諾義

大利，如果義大利在一次大戰中參戰，在戰後將能獲得西方盟國的援助，締建一個帝國，但是和平重新降臨之後，西方民主國家忘卻了他們的承諾，英法把德國踩在腳底下，卻在憤怒的德國人民於一九三〇年代捧出希特勒當權時，還表現出驚詫不解的樣子。希特勒掌權之後，便著手把凡爾賽條約的不義糾正過來，只不過他做得太過火了。一九三四年，當法、英拒絕採取行動阻止希特勒入侵奧地利時，是墨索里尼獨力勸阻希特勒的意圖，當時墨索里尼提出一項議案，建議歐洲的主要強權（包括德國）共同建立一個均勢聯盟，但是遭到傲慢的英國、法國峻拒，自此墨索里尼被英法兩國硬生生推到他從未喜歡的希特勒懷裏。

墨索里尼的個性極為不切實際，他能在路上見到貧苦的可憐人時，掏空口袋把所有的錢送給這些需要幫助的人，顯示他生性慷慨，有時他會說：「我自己挨餓過，所以能一眼認出飢餓的人。」然而墨索里尼也能變得極為冷酷，他把最好的朋友打入大牢，原因是他們有違他的法西斯主義信條；現在我們已確知的一件事是，墨索里尼在當權初期（一九二三—二四年），曾經建立一支由高階法西斯分子組成的恐怖活動小組，稱為「維米納萊山小隊」（the squadraccia of the Viminale）的祕密警察，他們在內政部大樓裏運作，目的是恫嚇墨索里尼的政敵，並對抓來的人施刑，包括鞭笞、灌食蓖麻油，以及許多野蠻的迫害行為。維米納萊山小隊最廣為人知的整肅對象是前任首相尼蒂（Francesco Nitti），他們闖入尼蒂家中大肆破壞；另外他們也須為社會黨議員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ti）的死負責，馬泰奧蒂因反對墨索里尼的統治方式，而於一九二四年被綁架、殺害，可說是

反墨索里尼活動中最著名的鎮壓事件。不過一般人較不清楚的是，與其他獨裁和寡頭政體相比，這些暴力行徑實在是微不足道。

墨索里尼的二十一年統治期間所採取的暴力行動，遠不及史達林、希特勒或佛朗哥將軍政權的頻繁，以獨裁者而論，墨索里尼其實是非常具有人道精神的，同時，義大利國內當時的暴戾之氣也不似蘇聯、德國和西班牙那麼嚴重。關於這點，有部分原因可歸諸義大利人民的天性，他們在長期飽受苦難之後，極樂意接受任何能控制全局的穩定政權，墨索里尼雖然很激進，但他正是義大利人民所渴望的領導人，即使在攀上權力巔峯之際，他仍然能與義大利人民溝通，向他們陳述他的所作所為及抱負。一直到最後墨索里尼仍是為義大利而犧牲，他十分清楚他的薩洛共和(Salo Republic)只是德國的傀儡，但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假如他不順從希特勒的意思，則德軍壓境的結果只會使義大利的百姓遭殃。

墨索里尼懷有人道精神的另一個原因是，在他治國的絕大部分期間，人民多半都很熱忱的擁護他，一來是他們痛恨過去國會民主的荒謬行徑，二來是因為墨索里尼的政府將國家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工廠恢復生產，火車如期發車，人民的生活條件也大為改善。但這一切卻都在墨索里尼強迫義大利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統統又消失了，此後墨索里尼的聲望急遽下跌，尤其在數以百萬計的義大利子弟戰死沙場或淪為戰俘後，墨索里尼更不得民心。整支被派往俄羅斯作戰的義大利軍隊，在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一役中被悉數殲滅，沒有任何生還者回到家鄉。

身為政治人物的墨索里尼，一生行徑結合無比的睿智和全然的盲目，他的成功源自他很早就領悟到義大利的議會民主已經發展到盡頭，根本沒有治國的能力；而他的嚴重錯誤則是當義大利完全不需要為生存或富裕而捲入戰爭時，強迫國家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目的只為了滿足他個人締造新羅馬帝國的幻想。有些人指出墨索里尼不過是個拙劣的演員，而喜劇演員歐奇(Jack Oakie)在美國電影《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上所揣摩的墨索里尼亦有相當高的真實性，墨索里尼就如同銀幕上所呈現的一樣，是個眼高於頂、虛榮心強，有時又令人發噁的傢伙，但就算他是在演一個領袖的角色，也不能說他完全不顧現實；墨索里尼知道他的觀眾——義大利人民素來就熱愛戲劇。在用來宣傳的新聞片中，墨索里尼無所不在，鏡頭前面的他站在麥田裏打穀，這段顯然是做樣子的表演，卻真的為他贏得了「麥子戰役」，義大利的生產量隨之大幅揚升。

墨索里尼私下非常勇敢，無奈很多人在他晚期都稱他為「懦夫」，連他自己的女兒艾妲(Edda)也不例外。例如他棄女婿齊亞諾伯爵(Count Galeazzo Ciano)不顧，任由德國人對其展開報復一事，便是人們指責他怯懦的理由之一，但是墨索里尼自己的評估是他要為義大利謀求更大的福祉，而當時義大利的禍福完全繫於希特勒的喜怒，這位德國獨夫已經揚言，假如墨索里尼拒絕組成薩洛共和，便要摧毀義大利北部工業密集區域，同時墨索里尼心裏有數，希特勒有能力做到他所恐嚇的以V-2火箭攻擊米蘭、杜林(Turin)、熱內亞這幾個大城市。

墨索里尼對他個人或義大利人民從未有過誇大的幻想，儘管有一段時間他認為能將手下兵將調